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笏山記
第六十二回 劫妖囚黃石侯中途被弑 阻毒霧伏魔伯深夜罹災

秋娥兵至黃石，未及入城，而囚車已投麾下。是時，城中父老，見玉侯被拿，多有涕泣相送，拜於秋娥馬前，言侯雖不道，祖若父，皆有功德及人，願將軍存侯性命，延玉家一線之傳。秋娥曰：「父老〔是願〕，媿家當保奏王前，必不使玉家無後。」言罷，即押諸囚，揮軍回馬而去。是夕，駐軍沙頭邑界。繡旗伯司馬杏英，從寅邱率眾犒師，與秋娥會於後營，列筵相款。時杏英長男墓生已八歲，次男名雲次，是去年在五仙廟產的，悉攜來拜見秋娥。酒酣，秋娥將雲次抱在懷裡，弄了一回。笑曰：「這樣粉面明眸的一個少爺，一定是神仙下降無疑的。我們可愛妃的公主，是與你少爺同時同地生的，喚做金相。明時秦王，招你少爺作個駙馬，卻是一對兒。未知夫人豫意否？」杏英大喜，抱著雲次起拜曰：「若得如此，我兒的福，是娘娘所賜的了。」兩人又飲了一回酒，說及黃石諸囚，回憶當年，不禁互相歎息。正歎息間，漸覺燈燄滅光，隨陰風變作綠色。忽然眾軍嘩噪，幾個女兵慌張入稟曰：「娘娘不好了，營外砂飛石走，燈燭盡滅，行柵多被狂颯打倒了。」秋娥大驚，仗劍出營，呼眾兵遍燃火把，火照處，風沙驟息，燈燭復明，一輪皎月麗天，營柵無恙。正喚巡哨軍士，小心嚴邏。又聞後營大噪，人報黃石諸囚盡失，秋娥驚得臉如土色，率軍士後營查點，營柵並無損壞，囚車如故，而囚人無一存者。將守營裨將嚴刑拷訊，亦並無口供。正忙著，忽空中墜下一屍一首，燭之乃黃石侯王壽官也。秋娥此一驚不小，不禁大叫曰：「天絕我也！」蹴地便倒。杏英偕眾女軍扶歸營中，以軍中定魂散灌下，漸醒，泣曰：「諸囚走脫不足道，惟黃石侯死得不明不白，媿家何以見王，左右思量，除一死，並無別法。」杏英勸曰：「娘娘一死，何補於事，諒囚逃不遠，速使軍士分頭尋覓。某亦承夜回寅邱，率兵堵截，倘得復獲諸囚，便可拷出殺黃石侯的究竟了。」言已即率從來的女兵抱雲次跨馬而去。秋娥使人遍地尋覓，並無消息，屢欲自盡。部下黃雲分司章素雲曰：「以末將愚見，不若將侯屍首，私藏密箒中，回奏天子，只言三弟等劫營夜遁，並不言及侯屍，他日王知侯死，是死於三弟之手，與娘娘無與矣。」秋娥曰：「不可。玉侯，後之愛弟也。」屍棄路旁，媿家弗忍，而況三軍眾矣，安能一一盡緘其口乎。倘王念先叔父手足之情，必不忍置媿家於死地，就令一死，亦罪所當。」乃下令以輕車載侯屍拔營回都，將前事據實奏聞，自縛待罪。王聞奏，大慟。舉朝嘩然，將治秋娥之罪。芷香言於吉姐曰：「婆胡以左道惑三弟，弑侯而叛，其謀非一日也，畏玉氏子弟，不敢發耳。此事安知非婆胡播弄伎倆，使歸罪於紹娘娘。而即以教玉氏子弟使從之反也，一殺紹娘娘，中其計矣。夫人須救之，無使嫁禍者得意而受誣者含冤。」吉姐言於玉後，後亦然之。遂相與號泣苦諫，保存秋娥，而以公禮暫葬玉侯於紫霞。葬之夜，吉姐夢孔雀〔投〕懷而生一男。王喜，乃釋秋娥。日集文武，商討黃石之策。嬌鸞請行，趙無知力言不可。議未決，忽報黃石太守丁勉之自黃石逃回，王急宣入。勉之奏三弟等，用藍眉仙邪術殺玉侯，逃歸黃石揚言秋娥奉密旨殺侯，欲絕王氏後而利其土地，玉氏子弟多信之，願從三弟反，又召臣飲於閣中，意在脅從。臣非惜一死以勵玉氏，恐王不知虛實，歸罪於紹娘娘，中其詭謀。臣故陽懲患以媚之，乘間逃脫，王若興師討罪，須得異人，破其邪術，不然，無益。」時嬌鸞密使自如伯樂更生，馬後伯張鐵鐵，交章薦保。王不決，以問花容，花容曰：「三弟挾黃石奮激之師，加以妖人相助，急未易圖。倘王師撓敗，國體何存。願娘娘少安無躁，從長計議。」嬌鸞怒曰：「媿家佐王百戰以興黃石，王后居竹山時，皆倚媿家若長城，當時那有相公。況媿家居黃石久，一險一隘，皆媿家之手所營，一動一止，惟媿家之命是聽。彼三弟雖久蓄禍心以危黃石，然見媿家，必戰慄變色，故媿家在而黃石安，媿家去而黃石亡。今欲討黃石擒三弟而不用媿家，是猶開鑰而舍其匙也。」花容曰：「娘娘只知其常，未知其變。彼三弟不足慮，玉氏子弟不足慮，惟妖人藍眉，能驅遣魑魅，役使兇神，非智力可與爭者，願娘娘三思之。」嬌鸞曰：「邪不勝正，如不能誅藍眉擒三弟，以頭顱送上。倘一戰功成，相公當無吝此蝸蟻以相報也。」花容乃與之賭掌於王前。王曰：「欲平黃石，需軍馬多少？」嬌鸞曰：「將在謀不在眾，得男將六員，男兵二萬，女將四員，女兵二千，足矣。」王許之。

嬌鸞表存侯可炭團，伏魔伯白萬寶、馬前伯張銀銀、自如伯樂更生，為前後左右軍，以誼父紹無憂、兵部侍郎老士矜為參謀游擊官，奇亮功、鬥良山、可進同、可約，並隸部下。擇日祭旗，殺奔黃石。其時，寅邱副鎮司馬杏英，以兵來會，駐營紫藤。使紫藤令花淵雲，探聽虛實。報稱瞿谷聖姥諸處，皆有黑霧迷漫，不能前進。嬌鸞大疑，杏英曰：「聞三弟自稱竹山天王，以梁婆胡為平天聖母，藍眉仙為翻天倒地大軍師，揚言晉王既殺玉侯，即有兵來盡誅玉氏，今天王承天命為王氏報仇，非有他也，故玉氏皆怨王而甘心從三弟。娘娘除非制一檄文，明王侯之冤，數三弟之罪，以回玉氏子弟之心，黃石可不戰而定。若徒恃智勇，勝敗未可料也。」嬌鸞愕然變色，白萬寶曰：「今竹山黃石，毒霧彌天，不辨南北，縱有檄文，何處張布。」嬌鸞愈疑。使人請老士矜紹無憂酌議。無憂曰：「此霧不過藍眉妖掩眼幻術，若揮軍殺入霧中，內必無霧。」嬌鸞然之，乃與杏英、萬寶、銀銀單騎看霧，才過紫藤界，倘無有人，轉過山坡，便有黑氣如團絮。杏英以鞭指曰：「此霧從地亙天，像千尋的鐵壁，誰敢衝突。」嬌鸞下令軍中，有敢衝入黑霧中，探聽霧中虛實者，為第一功。銀銀欲往，嬌鸞止之曰：「娘娘無輕試此千金軀，讓偏裨們去罷。旋見鬥良山、可進同率健卒十餘人，各挾弓弩請令，嬌鸞許之。乃據山坡，令軍士大鳴金鼓以助其氣。良山、進同，先發弩射入霧中，各執紅旗，隨弩而進，健卒從之。逾兩時許，但見良山蹲霧而出，渾身是血。嬌鸞大驚，使人扶上山陂問之，良山曰：「初入時，如行昏黑中，不辨去向，亦不見有進同等。漸有如急雨點者著體若釘銳，左轉右轉，不知出路，自分必死。念母老妻亡，菽水誰托，又轉一念身為戰將，死於王事，亦分所應。此時釘下雖密，亦忘痛楚。忽見左邊一隙明亮，遂從明處行了裡許，不期得見天日。不知進同等，曾得出否？」嬌鸞使人扶回營中調治，眼見可進同與十餘健卒，見其人不見其出了。遂與杏英等歎息回營。日聚諸將謀畫，並無善策。老士矜曰：「駐軍二旬，敵人並無動靜，是欲老我師也。何不分一軍，從白麻、端木，逾繡旗，渡夾水，凌赤峰之背，越險以襲竹山乎。敵人忽略之區，或無毒霧阻礙，未可知。強於死守老營，束手待斃也。」嬌鸞不獲已，從其策。使張銀銀引兵二千為前隊，白萬寶引兵二千為後隊，人銜馬勒，暗渡夾水。萬寶謂銀銀曰：「竹山後路，險不能用武，倘有伏兵堵截我輩無一人得脫矣。娘娘以為如何？」銀銀曰：「憑仗媿家的巨鎗，不畏艱險，不畏堵截，只畏藍眉妖術及淫魔惡魅，不如分遣細作，逾赤峰，尋得路徑，兼探聽竹山動靜，才可進兵。」萬寶然之。遂依赤峰之背下寨。